



鶴林玉露

人集
中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人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聖賢豪傑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
 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論。如周公兼夷
 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却萊人。隨三都。誅少
 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
 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

一出便敗事狀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
 是天下有不蒙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參
 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
 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
 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
 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
 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于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
 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本學喫了許多酒

食一飽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為此
 以媻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媻
 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
 也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
 真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
 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為乎
 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
 畜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

力辭宰輔此說余充疑之若分才德為兩事則是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婺州鷹窠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窠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擗按視事鷹忽飛下擗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窠之卒也嚙巾來還乃徑擗探窠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鳥之靈識如此其擗探窠者之巾固已異矣於誤擗

他卒之巾復嚙來還尤為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茶餅湯候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煮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餅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三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為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

就茶甌瀹之則當用皆一涉三之際為合量乃為
 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蠟催忽有千車稠載來
 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盃其論固已精
 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
 其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邊瀹之豈不
 過於老而苦哉惟移餅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
 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
 補以下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餅離竹爐

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吾無隱乎爾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
 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
 香蒲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
 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灑
 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
 同

羅山集六十七
 六十八

○蝗

蝗繞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枚即鑽入地中詩註謂蝨斯一產八十一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乃戰死之士冤魂所

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群呼聚喊蝗不為動至鳴金擊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為殺傷冷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曹操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

妙也

○半兩錢

故事要言十五

今世有二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為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淠鄧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泉比今錢却稍輕。

○觀山水

愈愚一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力到處其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塗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古銀盃大幾容半外時引一盃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為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拆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

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
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
而小天下尤可見夫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
開豁心志為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
其見趣之高下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
出曉氣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

天道吳儂諺曰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
走群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
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屋狸有智
蟬螭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埵鳴東山鶴堂審南柯
甲始刑鵠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
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
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

鴈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
驗仰凡體

○建炎登極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
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
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
曰疊疊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

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閭寢之恩
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
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
祖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
功而立事同後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
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
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千歌頌若令歌
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去盛德而止言大

業固以肅宗即位為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為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

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此向迎請而遷，應胡戴遂居尊位，遂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官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諫，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朕今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

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為孰不知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為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繫最太

○江西詩文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為一伐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

戊代之論

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歐得如此好亦知其曠曠不可尚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為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苟令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履鉢曇

華時一現耳タヒスルカノミ揚東山掌謂余曰丈夫自有衝天志
莫向如來行處行ノミラキモ豈惟制行作シラシ文亦然如歐公之
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以俗為雅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鎔化
乃可因羨如李之耐可杜之適莫唐人裏許若箇
之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錫字重九詩不敢
用餠字半山老人不敢作鄭花詩彼固未敢輕引

里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
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為超
妙如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
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離傍又云江上被花惱
不徹無處告訴口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經旬出
飲獨空床又云夜來醉歸衝席過昏黑家中已眠
卧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
嗅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

禪家語 卷之三

不寐誰能那是也揚誠齋多傲此體亦自痛快可
喜

○浸假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
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
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輿有疾
子祀往問之曲偃發背頤隱於齋肩高於頂句贅
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跣躄而鑑于

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
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
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
因以求鵲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
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
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徃而不
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視白骨之法蓋本
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鶴林正略 卷之三

○伊尹墓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
 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壚直棘邊此心
 終古享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
 蓋汲家書妄載伊尹謀篡為太甲所殺也事見杜
 元凱左氏傳後叙

○樂夫對酒詩

古詩多矣末子獨取二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

隨筆七

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為徒作彼有繪畫瑣
 刻無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
 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
 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
 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懼喜不開口笑是癡人
 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清明相逢且
 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
 來今朝收淚吊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

送一杯自詩家意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
 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頽墮廢放之意而汲汲於取
 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
 者將何時而可為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
 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
 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
 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
 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樂夫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夫東坡
 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
 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
 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
 饒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
 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
 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夫非是
 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

於官職聲色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善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究親未忘心有偏黨乎基樂夫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草楓落吳江冷

澄江靜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願年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一逕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

霧中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葉
 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莫憚身外無窮事
 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
 和香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
 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佗
 難殫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
 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容齋奉使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萬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
 廬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
 公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却回使依人
 例易之景廬不可於是扁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
 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
 吐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綫路乃佳景
 廬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廬
 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飢禁

不得藉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供奉使好掉頭
時不掉頭

○九為究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為一矣此蔡西山
之說

○靜坐 隨筆言十二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
未可盡信固有必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

坐馳也嘗聞南岳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
林眾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篋痛箠之或袖中
出餅果置其前盖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為是
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
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落梅詩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
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

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
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
為也亦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
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拙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
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受禪赦文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令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
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文繁簡有當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
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
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
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
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
今之為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
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

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
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二
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軼侯以千三百
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
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
公孫戎奴各二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軼侯不虞為
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此史記五十字中省二
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撲贍可喜余謂詩亦有如

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
美杜鵑行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浣南無杜
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
只如此說亦為撲贍有古意

○古人無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在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
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
以為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

不然只看檀弓。李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
 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於衛孔子以為由
 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為之主來者拜之
 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
 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
 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予焉季
 武子寢疾螭固不說齊襄而入見而曰土唯公門
 說齊襄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玉牒

玉牒修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
 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為仙源積德圖推
 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為宗藩慶系
 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為類紀同
 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為屬籍編年以紀
 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

○奉使見留

宿木五... 卷十五

蕪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忠宜在金赤幾二十年。

○四虫

水蟻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螂蛆不知真。

○諸賢氣象

濂溪明道似顏子伊川橫渠似孟子南軒似顏子晦庵似孟子。

○心思

書曰思曰睿作聖揚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庖

鳥林玉露 卷十五 二十一

僂之羨調豈更待於思乎

○謝肉牒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為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餽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人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蔡攸辭酒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杓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嘆也

○酒有和勁

鶴林玉露

卷之四

一

唐子西在惠州各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揚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掌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為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心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尉以慶遠堂合嚴州瀟泗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德矣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于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

而為一殺以白灰一圭刀風味頓奇索余作詩余為長句云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尉王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略偏剛偏柔俱可恨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灼之混融併作一家春李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必譏陳遵時市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平雖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

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
一貫萬如勤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大白眼
尊

○物產不常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
又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柵也陸機曰
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
也至六朝詩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

愈愚十二

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為群芳之首至根
離騷集眾香草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
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
變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
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
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
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
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

古人之祭。燭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探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興為之賦。李太白為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自尤盛。至於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枝。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枝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

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為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作譜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縑人。曾未有一語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鳥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

言之古固產竹矣曹葛洪欲問丹砂求為勾漏令
 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為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
 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
 然也巴邛閩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
 至宋乾益盛古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
 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以德報怨

愈思隨筆二十卷卷之三州府談下序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

論語七序

與咸下一江
 同中三十一

德報德佛經載釋迦佛在山中修行歌利王入山
 獵獸問佛獸何在佛不忍傷生不應歌利王怒截
 落佛左手又問不應又截落右手佛是時即發願
 曰我若成佛先度此人無令枉害眾生其後成佛
 即先度之十大弟子中陳情如尊者是也余謂釋
 迦佛好十箇稠大肚腸好十箇慈愍心性人能將
 此段公安降伏其心則省得冤々相報沙界眾生
 悉成佛矣何至于戈斧鉞如林而起哉然以儒教

論之乃是以德報怨非以直報怨也夫以德報怨
 可論慈悲廣大孤高卓絕過入萬矣然未子不
 取者謂其不可通行於世也吾儒之道必欲其可
 通行故曰中庸又曰近人情

○中興講和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
 惟天惟祖宗既共扶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延
 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勲闔士

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
 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即位銓意
 規校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
 官時慮仲賢使金回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已
 見之又問鄉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
 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
 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
 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

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看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侂日

自可收下莊子刺席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為兄，故頗喜之。孝宗初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思遠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子作何不試打籌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籌

報卿後打筭只了得十二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
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志士死飢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餓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
為館職當待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
其一其肉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為趙假
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
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耶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

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志在溝壑者矣
充二子之才識德望曳絲乘車食養賢之具其誰
曰小宜然志節清亮寧其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
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皜皜乎不可尚也陸龜
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略有
二子風味揚子雲曰古者高饑顯下祿隱揚誠齋
曰李杜飢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

○釋儒罪人

楞嚴經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由是言之今之釋子大半是釋迦佛之罪人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氣之先見

歲將餓小民餐必倍多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餒也矣開禧兵興之先江西草木秋冬生花

水仙筆

有山礬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者村落鐵谷生金花或神佛像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此山為余言謂其家尊厚齋之說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少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

公書及陶社詩韓蘓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
 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
 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筭蔽供麥飯欣然
 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
 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
 再烹苦茗一盃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
 說孰稍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飽歸而
 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

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々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
 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
 彼牽黃臂蒼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衮々馬頭
 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
 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
 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日本國僧

和語連珠一冊竹庵下六
 山陰雜錄下七
 異楠上三
 谷響言四十四隨筆三片
 啓蒙七七十五

余少年時於鐘陸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

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僧言其國稱其國主曰天人。國主安撫曰牧隊。通判曰在國司秀。亦曰殿羅。罷僧曰黃榜。硯曰松蘓。利

下學上初

蒙永上初

必筆曰分直墨曰蘓。頭曰加是羅。手曰提眼。曰媚口曰窟底耳。曰弭。六面曰皮部。心曰母兒。脚曰又兒。雨曰下米。風曰客安之。鹽曰洗和。酒曰沙。嬉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為五胡亂華。為六朝幅裂。其所關係大矣。中營墮星之變。天

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年纔四十四。初非癯老不在勞苦之時。況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逸。而顧弊精神於瑣事。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福移漢祚難恢復。志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福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

也

○龍洲詩聯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驀直行。將去。任止。久速。莫不豁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勞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

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
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之皆是於是始以
道二箇好為喜歡緣矣此處表世之法也蓋萬事
稱好不特同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
孫之說矣好盡言以起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
殺也可不戒哉

○圓覺

裴休圓覺經序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

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
住持圓覺者如來也蓋言凡夫日用飲食而不知
菩薩也精思勉行而未至如來備道全美而無虧
耳近時禪家又作一轉語曰終日圓覺而未嘗圓
覺者豈凡夫哉正是如來境界也此意又高蓋此
有二意文王不識不知順帝則夫子從心所欲不踰
矩此一意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夫子丘未能二

又丁意也。蓋必如是然後周萬有而不窮。歷萬變而不息。儒者之事也。佛者之教。其等級次第皆與吾儒同。特其端異耳。故曰異端。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清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且古未有。揚誠齋時為官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

三世揔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

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
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
報秦攬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
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
自愚關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僂以臣
時更討他不著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
本是要出來有為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
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

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
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
披是也

○東西 語州一十八

世之言仙者曰蓬萊言佛者曰天竺蓬萊東也天
竺西也抱朴子曰自齊州至日出之所號曰大平
地而佛經亦謂西方為極樂世界太平極樂獨稱
於東西何也自古戰爭惟曰南北而罕曰東西惟

漢高皇與項羽宇文泰與高歡是東西相距然不
過一二十年耳

○誠齋夫人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
厨躬作粥一釜遍烹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
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
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
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

愈惠六庄

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知吾
矣東山守其興夫人於郡圃種紵躬緝績以為衣
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
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
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
於銀衣止於綉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
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
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

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
 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
 衣衾適廣西帥趙李仁餽緡絹數端東山曰此賢
 者之賜也余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
 入其門外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
 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
 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
 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

主猶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
 之間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
 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
 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
 絃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
 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
 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
 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

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
今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